



八极遊龙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下

八极游龙

〔台湾〕
云中岳

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吉) 新登字 05 号

八极游龙 (上、中、下)

BA JI YOU LONG

〔台湾〕云中岳 著

责任编辑: 邢爱光

封面设计: 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5 印张 6 插页

500 000 字

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
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印数: 15001—17000 册 定价: 16.20 元

二十八 血腥宫门

他在混沌宫活动了两天两夜，不能再拖延了。玄风老道显然是从通密县的小径赶来的，新郑密县那边，一定起了无法预测的变化，很可能假冒他活动的人被揭穿了，所以玄风老道丢下那边的事赶回混沌宫。

午夜时分，他回到监视混沌宫的山梁。

忧心如焚的小雅接到他，投入他怀中喜极而泣。

唐世安一家老少，也感到心头一块大石落地。

“怎样了？”唐世安等小雅情绪稳定下来，才上前询问。

“一切顺利。”他乐观地说，“明天一早，我再将相关事项，居高临下分配扼守位置。供水区的药包，巳牌初溶解，正好赶上用水举炊的时间，午牌末未牌初瘟毒发作，我们必须在未牌初抵达混沌宫。大叔四人扼守住秘门，由小雅负责策应。诸位必须记住，必须以最快的速度，搏杀任何接近的人，千万不可慈悲。苍天佑我，我要大开杀戒。”

混沌宫的人，分日夜两班工作，应该有一半人不会中瘟毒，所以势将有一番惨烈无比的、有我无敌的疯狂搏杀，慈悲手软，必将自陷危局。

“我家在穷山中苦熬了三年，就等这一天到来。”唐世安咬牙说，“小老弟，你放心，慈悲两字在我来说，已经毫无意义了，我不是佛门弟子。”

“我担心的是人手不足。”唐世安的妻子田氏说，“但我们必须尽全力保持秘门的完整。”

“这里警讯传出片刻声号可传抵山口。”他郑重地说，“郑州俞大人的人，如果沿途没有多少耽搁，薄暮时分可望能够赶到，所以只要支撑至日落时分，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。”

“武功高强脚程快的人，一个时辰就可以赶到。”小雅说，“从山口到混沌宫，四十里地算得了什么？我和三哥如果全力飞赶，半个时辰便可到达。唐大婶！放心啦！”

“你别信口开河。”杨一元拧了她的小嘴一把，“平地飞奔，我也许办得到，攀山越岭，不累死才怪。即使能赶到，也已经精疲力尽，只能任人宰割，谁肯做这种不要命的傻事飞赶？再说，俞大人的手下，真还找不出能一个时辰飞赶四十里的人才。”

“敢打赌吗？三哥！”小雅在他身畔躺下，笑吟吟地说，“我赌一定有人飞赶来策应，如何？”

各就草窝子歇息养精蓄锐，明天将是决定性的一天。

“赌什么？”他将薄衾替小雅盖妥，躺下笑问。

“赌……赌……”小雅挤在他腋下，嗓音似乎走了样。

以往，两人也曾经相倚相偎同眠，她从来就没感到异样的感觉，只感到有杨一元在身边，极为自然地有温暖和安全感。

自从经唐英姑娘的提醒，再经过三天的焦虑等待，她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杨一元在她心中的份量有了奇妙的变化。

现在，她熟悉的杨一元似乎陌生了，陌生得令她感到异样的不安，而这不安与惊怕的不安完全不同，心理与生理都起了她陌生而又刺激的变化。

“咦！你有点不一样了。”杨一元感觉出她的变化，亲昵地将她挽紧，“你的不安反应是正常的，不要太过担心好吗？下面混沌宫中，总人数仅有三百余，瘟毒可以摆平他们一半以上，其他的人心惶惶，我们六支剑……”

“我……我不担心这些啦……”她感到浑身灼热，心跳加快了一倍。杨一元挽紧她的手，与往昔完全不同了，似乎变成了令她喜悦而又害怕的魔手，连杨一元的气息和体温，也令她感到异样的喜悦和不安。

“最好不要担心……哦！不要胡思乱想。”杨一元突然感觉出她的不安和畏缩，有点恍然，“这几天，我也好思念你。好好睡，你一定要好好歇息。”

杨一元思念她！

“你……你再不上来，我……我要疯了。”她忘情地挺身而起，伏在杨一元的胸口，紧抱住杨一元，将脸庞紧贴在杨一元的肩颈上，兴奋得眼前朦胧，喃喃地低唤，“三哥，一……元……”

“哦！你这小可爱……”杨一元突然感到怦然心动，情不自禁抱紧了那颤抖的温暖娇躯。

他知道，往昔那份近乎兄妹的感情，已经逝去了。



近午时分，两人已回复了怪装束，不带包裹，浑身皆携有杀人的利器。

唐世安一家，也是劲装待发。

居高临下看得真切，工人们已歇息收工等候午膳。

“我先下。”杨一元将剑系在背上，开始动身，“两道警哨，我负责清除，走。”

北面群山深处，突然传来隐隐的牛角长鸣，一波接着一波向这里轰传，片刻间角声已近。

最后转传的地方，是北面的第二座山头。

“糟，很可能有警讯，混沌宫一乱，他们无暇饮食，妨碍咱们行动了。”唐世安吃了一惊，“是一长一短又一长，不知是何讯息？”

用角声传讯，只能传递简单的预定讯息，只有负责传递的人，了解声息信号的含义。

混沌宫收到讯号了，立即先吹了一长一短一长的信号，再回了三短声，共传了五次三短信号。可能是表示信息收到了，角声随即沉寂。

混沌宫没出现混乱的情景，传来的信息似乎并不重要。

“不是警讯，老天爷帮了大忙。”田氏心中一宽，如释重负地说。

“平时你们听过他们的信号吗？”杨一元问。

“很少。”唐世安说，“三年中，好像仅有过三五次，不知

是何含义，外人无从了解。从这里到山口，共有五或六座传讯站。传递的速度快得惊人，片刻之间，山口发来的讯号片刻可到。所以想派大批官兵前来搜证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官兵还远在三十里，混沌宫除了躲进地底的人之外，其他的人早就远撤啦！”

“五妖道苦心经营，成就斐然，再假以时日气候已成，恐怕真的无人能制他们了。不管是任何讯息，咱们的计划已没有改变的可能了。”

“对，没有改变的机会了，你看。”小雅用手向下一指，“有动静了。”

远在四五里的高度，当然直线距离要缩短三分之一左右，可以看清下面的景物，也可以听到隐隐的叫喊声。一点不错，有人倒下，而且还不止一个人。人群骚动，叫喊声此起彼伏。

“可能他们提早进膳，或者是口渴先喝水的人发作了。”杨一元有点不安，“不能按步行动，情势不太妙。如果上苍有意苛待那些女人，我……我只能说我抱歉，计无万全，我已尽了力……”

他向下飞奔，脸色十分难看。

“三……哥，不……不要自责，好吗？”小雅紧跟着他焦灼地说，“天可怜见，他们不……不会想到是人为的瘟疫，不会封死秘门……”

“不能靠老天见怜，只怪人谋不臧。”他心中如割，痛苦地说，“我不该太过小心，着意准备周详，反而错失良机，一有意外就全盘皆输。我该提早两天动手的，看来，谋事准备太过充分，不见得是好事。”

降下半山腰，混沌宫的警号声传出了，逐段分向南北轰传，片刻可远及百里外。



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；惊鸿剑客觉得，他真的是在走亥时运了，祸事接二连三临头，霉到家了。

他与刘夫人急似漏网之鱼，急急忙忙奔向入山口，却发现有不少助拳的牛鬼蛇神，衔尾跟在后面不知有何图谋，心中大为焦急。

在入山口被混沌宫的人拦住了，总算有妖艳的刘夫人出面，说服了混沌宫的人，让他们到混沌宫与百绝头陀商量合作的事。

跟来的牛鬼蛇神仍在和混沌宫的人群分辩，辩说把两人留在山口有利于辨认杨一元，两人一走缺乏指认的人，助拳的人岂不大费周章。

混沌宫派在山口警戒的人，人数并不多，哪能压制这些名义上来助拳的自己人？七嘴八舌情势大乱，有人不听制止，不管三七二十一越过警戒区，拼命追赶两人去了。

有人起头，就有人追随，结果，有不少人乘乱纷纷随后跟进。

结果，谁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人进山去了。

这就是有小纠纷的信号，传往混沌宫时候。

不久，混沌宫有警的讯号传到，混沌宫的人慌了手脚，火速传出信号，召集分布在各处的人，包括来助拳争赏金的朋

友，先后纷纷往山内撤。

沿途没有人出面拦截，在路上沿途布伏的人，皆认为警讯是从混沌宫传出的，而非来自山口，纷纷撤伏往混沌宫赶，不理睬从山口返回的人到底是敌是友。

有人追赶，惊鸿剑客与刘夫人知道不妙。

想摆脱衔尾穷追的人，唯一的办法是有多快就走多快，看谁后劲不继，看谁的速度快耐力够。

刚超越混沌宫第一道埋伏撤回的十二个人，这十二人中有一人认识他惊鸿剑客，看他俩赶得十万火急，还以为他们急于赶往混沌宫声援呢！不但没加以阻拦，反而劝他俩不必赶得太急，警讯并非急讯，只表示宫中出了可疑的意外，而非有强敌入侵的警讯。

两人心中有鬼，不想解释依然放开脚程飞赶，连行囊也丢掉了，以减轻身上的负担。

远出里外，便听到了后面传来惨号声，一听便知那十二个撤回的人，出了可怕的意外了。

两人心中更慌，全力飞奔。



两个警哨是年轻的道人，哨位在距宫约两百步的山坡上，地势比宫高不了多少，只可看到山墙里面一些空旷的所在，正感到疑惑震惊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可怕的变故，反正宫内的叫喊声震耳，有人奔跑叫喊，忘了警戒的任务，转身向宫内张望惊疑不定。

“转身！”身后传来震耳的沉喝。

两道人大吃一惊，迅速转身，只感到心中一凉，眼前出现浑身装束怪异的杨一元，手中剑光华四射。

“你……”两道人一面喝问，一面迅速拔剑。

“杨一元……”

声到、剑到、人到，激光连闪，连剑光也来不及分辨，剑已贯体，几乎同时心坎中剑，剑到人倒。

直冲下山脚，不从侧方飞越深濠、高墙，与第二重警卫接触。

这次是小雅当先，从侧方悄然扑向两名警哨，人似流光，剑似惊电，她可没有闲情现身打交道，悄然扑上剑出如穿鱼，刺倒一名警哨不拔剑而用双手，勒住第二名警哨的脖子猛地一扳，警哨脖子折断也发不出叫喊声。

奔出小径直趋混沌宫门外的牌坊，杨一元领先向四名把守牌坊的警卫冲去。

“什么人……啊……”警卫首领刚喝问拔剑，新月环形小飞刀已破空而至。

两个环，中途分开便成了四把小小的新月飞刀，刀小而成半环形，入体急猛旋绞，穿肉附骨形成血洞，痛楚难当而不致命；当然击中要害又当别论。

六头猛虎沿大走道冲向宏大的宫外门，势逾奔雷惊电，把守宫门的另四名警卫，仅来得及传出警讯，便成了剑下亡魂。

全宫大乱，任何警讯也无人理会了。

到处都有人发呕、倒地、昏迷不醒、发高烧、口吐白沫。到处都有人狂喊帮忙抢救，有些抬人的人，半途自己也倒了，

症状与被抬的人完全相同。

瘟疫控制了这一坑害人的魔宫，有些人惊恐万状地逃避瘟疫。

闯入的六个人是杀神，比瘟疫更令人害怕。

狼奔豕突，混沌宫成了血肉屠场。

杨一元最先到达祖师殿，前面院子里乱成一团。

从云房一带逃来的人，要往地底欢乐宫躲。祖师殿的人，则要往外逃。

欢乐宫内的瘟疫，据逃出的几个人说，比外面更严重，主持欢乐宫的七位宫主，恐怕没有一个能逃出大劫，在里面无处可逃，进去有如送死。

杨一元到得正是时候，剑劈十七名道侣，冲入大殿，恰好赶上四个老道，正在扳弄麒麟与白象，要封闭地底欢乐宫。

飞刀破空，手下绝情，四老道毫无抗拒之力，狂叫着摔倒。

扳回麒麟白象，秘室门重新徐徐开启。

唐世安一家正在收拾残局，击毙了最后两个老道，将中了瘟毒与被杀死的人，快速地拖放至两廊。

小雅在扳动白象，眼看要扳至定位，必须发出“卡”一声怪响，秘门才会滑至定位后卡住，不然门将停住，慢慢恢复封闭状态。

谁也没留意白影倏见，现身的速度也的确太快了。

白象座下还没传出响声，她突觉双耳后一震，双手立即失去力道，浑身发僵。

对面的杨一元，刚将麒麟扳转至定位，响声传出，便嗅

到扑鼻的香风，眼角看到白影闪动。

反应已来不及了，与小雅相距四丈。

“谁下令封闭室门的？咦……”是银铃似的女人口音，十分悦耳，虽则语气带有怒意。

是从密室冲出的两个少妇，罗衣胜雪，白衣裙是近乎半透明的蝉纱般软绸精制品，里面的胸围子褰裤隐约可见，十分撩人情欲，曲线玲珑剔透，喷火的身材焕发出动人的魅力。

好美丽的女人，武功更是出类拔萃。一个少妇右手扣住了小雅的后颈，姆、中两指控制了双耳后的藏血穴，左手反扭住小雅的左手，确确实实擒住了。

扣藏血穴的两指，即使不制死穴道，只消略加压力，血液便停止与脑部交流，片刻便会昏迷。

另一个少妇，抱着一个昏迷不醒，仅披了蝉纱，里面什么都没穿，胴体几乎丝毫毕现，极为动人心弦的少女，垂下的长发漆黑，长度几近三尺。

两少妇总算是及时发现，在场能够活动的人，不是混沌宫的弟子，两廊堆放的二十余具尸骸有血腥味流动。

小雅的装束更不像是混沌宫的人，她穿了前后都有盛物袋的特制皮背心，根本不能用点穴术制她，头部却没有护具，藏血穴轻易地被制住了，此处穴道本来就是要害，也是头部的最软弱所在。

唐世安一家四老小，冲来也晚了一步。

杨一元心中叫苦，弄不清楚这两个美丽少妇是从何处进来的，而且居然不曾被瘟毒制住。

如果是从地底密室出来的，那就表示这两个少妇不怕瘟

毒。

地底欢乐宫，是空气与水双管齐下的撒毒区，瘟毒的撒放盛器，分从两座通风口将毒泄放而下，所以下面的人即使不会吃喝，也会被瘟毒所制。

三个女人，至少有一个是中了毒的。

“我们正在开启室门。”杨一元强作镇定，“你不会恩将仇报吧？”

由于小雅并没将白象转至定位，手松之后，白象已转回面向内的位置。

密室门已经缓缓闭合，这道门封闭了，只要击毁白象，这道门再也无法开启啦！

“你们是……”少妇指指刚断气的一名老道，“他们怎么啦？”

“死了。”杨一元说，“他们不死，地底两座门户再也休想启动了。”

殿门外突然冲入两名老道，杨一元左手连扬，新月环形刀在四丈外的殿门外，分别贯入两老道的腋肋，两老道狂叫着摔倒。

少妇大惊失色，一掌拍在小雅的后颈下端，拔出小雅的剑，将浑身发软的小雅向后一推。

“三妹！看住这个人。”少妇急叫。

另一少妇火速放下抱着的少女，挟住了小雅，俯身拔出死老道的剑戒备。

“你们残害了本宫这许多人。”少妇向堂下移动，剑在她手中隐发龙吟，凤目中冷电湛湛，“我明白了，你们卑鄙地使

用毒物，地底欢乐宫有二百余名男女，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及早发现有异，服下防瘴毒药物，竟然得以保住性命，你们好毒的心肠，你……”

“中毒的人并没死，不过是一时昏迷不醒而已，在下有解毒药可以救他们……”

“住口！你……”

“你才该给我住口。”杨一元沉喝，虎目彪圆，“在下来救被妖道掳劫而来的女人，费尽心机才查出开启闭合地底门户的枢纽，如果再慢一刹那，这几个老道便毁去机纽，你们必将永远闭死在下面了。你两人一定是地底欢乐宫负责管理的主要人物。”

“欢乐宫七宫主，我排行老二。”

“混沌宫已瓦解冰消，你也该替自己的日后打算了，把下面的女人救出来……”

“你休想，你毁了混沌宫，我与你誓不两立，你得死！”

少妇尖声大叫，挥剑直上。

手动剑出鞘，剑光耀目生花，“铮铮”两声金鸣，少妇斜震出丈外。

“把人质带走，三妹！静室。”少妇二宫主急叫，纤手一扬，一枚金针破空疾射，“必要时毙了人质。”

三妹是三宫主，挟了小雅飞快地窜入后殿口。

二宫主在后掩护，杨一元避过金针，真不敢冒险冲上，以避免小雅受到伤害。

他必须追，快速地扭转白象，等响声传出，奋千斤神力将白象击倒，密室门将无法闭合了。

追入正殿，再追入第四进殿堂。

殿堂不是正方形的，成八卦形，殿门是正南乾位，共有七间静室。

两宫主挟持着小雅，退入正北的坤位静室。

二宫主当门而立，有如一夫当关。

“丢剑就缚。”二宫主铁青着脸沉叱，“不然，你的同伴，将被分尸而死。”

“是吗？”杨一元逼近至一丈左右，虎目冷电四射，“你想到你的结果吗？”

“室内有地道，你能奈我何？”二宫主咬牙说，“阁下，你只有一条路可走。”

“我随时皆可以杀死你。”

“有你的同伴陪死，我怕什么？何况……”

语意未绝，二宫主突然后退一步。静室本来似乎没有门的，右壁突然滑出一张裹铁室门，砰然大震中闭上了，门的厚度有一尺左右。

门上的一个五寸高，一尺宽的门洞出现，是从里面拉开的，是为静室送饮食的门洞。

有些僧人为参大乘，会花一段时日入关。少林的僧人天竺高僧达摩，就曾经入关面壁九年，据说因而大彻大悟。

道家弟子也讲究潜修，也需经过漫长的时日。不论佛门或道家，静室就是参禅潜修的地方，日常仅需简单的饮水和食物，不许外人打扰。

因此，静室的幽静简单可想而知，关一闭，除非里面的人愿意开启出关，外面的人不可能进入。

外面传来人声和脚步声，唐世安父子赶忙准备闭上沉重的大门。

“不要关闭，让他们来，来一个杀一个。”杨一元大声阻止，退到大门屹立候敌。

“等从各地赶回来救应的人到达，定可将你们碎尸万段。”二宫主的脸，出现在门洞内，“你们逃不掉的，等吧！你们到底是何来路？”

“毁灭混沌宫的人”杨一元强作镇定，“我会等的，除恶务尽，来一个杀一个，绝不留一个再为祸天下。我问你，圣手无常、百绝头陀那些人，是不是躲在地底欢乐宫，躲在美女的床上遭了殃？”

“他们不在本宫。”

“不在？他们早就逃回来了。”

“他们在四天前，已前往密县本宫的下院，集中全力对付一个叫杨一元的人。”

“我错过机会了。”杨一元失望地叫，后悔不迭。

他所获的消息，都指出密县的混沌下院，只有一些二流人物坐镇，重要的首脑皆在混沌宫加紧整建机关埋伏，等候他前来送死。

难怪杀入宫这段期间，不曾发现有真正的高手人物现身，原来这些首脑人物改变计划，赶往混沌下院对付他，机会错过了。

双方的消息都不够灵通，都错过了决战的机会。

“你错过什么机会？”二宫主问。

“混沌宫目下谁是宫主？”杨一元反问。